

## 第一章 喊誰大叔呢！

七月底，天氣沒那麼熱了，垂柳柔軟的枝條在微風中輕輕拂動，大營鎮集市上的叫賣聲逐漸多了起來。

每逢三六九，周圍二十多個村子的農家人都來這裡趕集，很是熱鬧。臨近秋收，最忙碌的地方就是霍家鐵匠鋪，叮叮噹噹的聲音從早到晚響個不停，各式各樣的農具擺在門口的寬大案桌上。

「大沉哪，我要的鐮刀打好了嗎？」鄰居蔡阿婆問道。

霍沉放下手裡的鐵錘，把打了一半的鐵犁頭扔進八卦爐裡繼續加熱，轉過身來抹一把額頭的汗珠，拿起角落裡一把嶄新銜亮的直鐮遞了過去，「阿婆，打好了，我還給您加了鋼刃呢，不捲邊，能多用好幾年，另外還加了一道冷鍛，亮閃閃的不容易生鏽。」

「哎喲，加了鋼刃的得五十文吧？我這鐮刀是給我侄子打的，他也不富裕……」蔡阿婆有點猶豫。

侄子託她來打鐮刀，就是希望霍鐵匠能看在是鄰居的分上，少要幾文錢。

霍沉爽朗一笑，「阿婆，您幫我看了八年的房子，夏天通風、冬天掃雪，也不肯收錢，給您打一把好鐮刀也是我應該做的，不值什麼的。您就拿去用吧！樂意給誰給誰，不要錢的。」

蔡阿婆和蔡老爹住在霍沉家東側，中間隔著一條小街，老兩口開了間賣醬油和醋的鋪子，勉強維持生計。

蔡阿婆覺得不太好意思，可是五十文錢她又出不起，就在心裡默默接受了霍沉的好意，飽經滄桑的臉上笑成了一朵千層蓮，嘴上免不了還是要推辭幾句，見霍沉誠心誠意的想給，就樂滋滋地拿著東西往外走。

走到門口，她忽地腳步一頓，回頭說道：「大沉，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吧？前些年在外遊歷學手藝就不說了，既然現在回來了，鋪子的生意也挺好的，是不是該考慮成家了？早點抱個胖娃娃去給你爹娘上墳，也好讓他們放心哪！」

霍沉面色一怔，鐵鉗上夾著的半成品鐵犁頭掉落在鐵砧上。

好像是該成個家了，西鄰的王橋跟自己同歲，已經有兩個娃了……

「是……不過我也不認識什麼姑娘，阿婆……」剛才還從容淡定的大鐵匠，一提起成親這件事兒不由得有點手足無措，他抬手撓了撓頭，不知該怎麼說才好。

這下蔡阿婆就明白了，笑呵呵地說道：「只要你想娶，阿婆幫你找個好姑娘，

來打鐵的姑娘不多，但是來我家鋪子裡打醬油的可不少。我給你留意著十六、七歲的大姑娘，有合適的就相看相看，沒啥不好意思的。」

蔡阿婆說完，滿臉笑的出了門，剛下臺階，就碰上了挎著籃子的田桃。

「阿婆，您也來打鑷刀呀？我這兒有新做的鑷子糖棗，您要尝尝嗎？」田桃笑吟吟的問道。

蔡阿婆手心裡攥著一個打了補丁的錢袋，裡面裝了攥出汗的三十文錢。她本來只是希望霍沉能便宜幾文錢，沒想到他不收錢，這下子她相當於發了一筆小財，一向愛吃甜食又捨不得買的蔡阿婆，想破例犒勞一下自己。

「桃子，妳又開始賣貨了呀？給我來一個鑷子、兩顆糖棗。」蔡阿婆從錢袋裡摸出四文錢，瞧瞧裡面堆成一小堆的銅板，心情特別好，她輕輕抖了一下錢袋，銅錢互相碰撞發出清脆的響聲，十分悅耳。

田桃用草紙快速的將東西包好，交到她手上，「是呢！阿婆，天氣涼快了，以後我會天天出來賣貨。您拿好了，明兒我還這個時候來，您想吃什麼就喊我。」

蔡阿婆一向愛吃甜食，卻總是捨不得買，隔上好幾天或許能買一樣，像今天這樣大方的一下子買兩樣，還真是頭一回。

霍沉一邊打著鐵，一邊透過開著的窗戶往外瞧，蔡阿婆正在和一個小姑娘說話，隔著垂柳的枝條，他看不清楚姑娘的長相，只看到她皮膚很白淨，穿著粉衫白裙，胸脯鼓鼓的，腰挺細的，身量不算太高，但是也說得過去了。

莫非這麼快就要相親了？

霍沉心裡暗笑，做起事來更有勁兒了，打鐵的同時，嘴裡還哼起了小曲，「叮叮噹，叮叮噹，我是鐵匠我最強。一爐二炭三鋼四鐵，手藝第一誰能搶？木匠做一工，不如鐵匠爐子紅一紅……」

這是師傅自編自唱的小曲兒，時間久了，霍沉也就學會了，但是他從來沒唱過，每次聽師傅哼唱，他總是覺得好笑，今天不知怎麼了，竟隨口哼起了這道小曲。

剛到鎮上就開了張，而且蔡阿婆平時最多花兩文錢，今天一下子就買了四文錢，田桃心情不錯，覺得這是個好兆頭，今年秋天收成好，人們肯定捨得花錢，這個冬天說不定能比去年多賺一吊錢呢！

小姑娘喜孜孜地進了門，這是她第一次進鐵匠鋪子，很是好奇。她看了看屋裡唯一的男人，張了張嘴，還沒來得及出聲，就被眼前的一幕驚住了。

眼前的男人格外高大，正從身側八卦爐熊熊的炭火中取出燒得通紅的鐵條，火光映照著他魁梧的身材，壯碩得有點嚇人。一雙健壯的胳膊十分搶眼，肘部一屈，

上臂的肌肉塊便隆了起來，肌肉如拳頭般一鼓一鼓的，在紅光照射下顯得油亮油亮的。

他左手握住鐵鉗，掄圓了右臂，用碩大的鐵錘猛力敲打著鐵砧上的紅鐵條，身上的肌肉隨著鐵錘彈起落下。

這個男人全身上下都釋放著強大的力道，賁張的肌肉使人明顯感覺到一股充沛的生命力。

火光照得他的臉色格外紅潤，鐵錘敲打在火紅的鐵條上，火星四濺，顆顆閃亮的汗珠，伴隨著四濺的火花，滾落到腳下的鐵屑中。

村裡的漢子們一到夏天就會打赤膊，田桃也早已經見怪不怪，可是眼前的男人太壯了，掄著碩大的鐵錘毫不費力，他每一錘敲下去，她的心就會被嚇得抖一下。

霍沉終於發現站在門口的小姑娘，模樣生得嬌嬌俏俏的，穿著粉衫白裙……不就是剛才跟蔡阿婆說話的姑娘嗎？難道是蔡阿婆讓她來的？

霍沉趕忙扔了手裡的傢伙，鐵錘噹的一下落在鐵砧上，嚇得田桃的身子又是狠狠的一抖，她下意識退後了一步。

他在褲子上擦了擦手，又後知後覺發現不妥，就在淬火的大水桶裡洗了洗手，再拿過牆上掛著的棉巾擦了擦。

「妳……妳來啦！」霍沉一笑，往前走了幾步，細看面前的姑娘。

白白淨淨的小臉上，最顯眼的就是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明亮清澈似秋波蕩漾，與之呼應的是一對彎彎的柳葉眉，秀美如黛；小巧的鼻子嬌俏可愛，像紅櫻桃一般嬌嫩的嘴唇動了動，似是想說什麼又沒能說出來……胸脯果然挺鼓的，小腰卻細得跟水蔥似的，玲瓏的曲線誘人……他額上又冒了一層汗，不敢再看了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個子嬌小了點，還不到自己肩膀高，不過沒關係，看她年紀不大，應該還能再長高一些。

田桃垂著眼眸，不敢看向這個男人的正臉，畢竟光看他的身材就夠嚇人的了。她默默安慰自己，來找他打鐵，是照顧他生意，他再厲害，也不能隨便打人吧！

想到這兒，小姑娘有底氣了，輕輕柔柔的開口，「大叔，你就是霍鐵匠嗎？我要打一把彎鏟。」

小姑娘說話的聲音非常好聽，柔柔嫩嫩的像被風拂動的垂柳，霍沉的心本是喜悅的往上飛，可是突然反應過來她方才喊他「大叔」，他感覺自己的心好像瞬間又被一道悶雷擊中。

有管相親對象叫大叔的嗎？

「妳、妳要幹什麼來著？」由於他方才被她喊出口的稱呼震驚到，以至於她接下來的話，他沒聽清。

田桃這才抬起頭看向他。他有著麥色的肌膚，光潔的臉龐，烏黑深邃的眼眸，還有那濃密的眉，高挺的鼻，剛毅的下巴……竟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！尤其是他說話的時候，露出滿口潔白的牙齒，很乾淨、很引人注目。

她有點不好意思，剛才她居然叫他大叔……

她賣了兩年小吃食，也會遇到一些尷尬的時候，她並不是一個八面玲瓏的油滑商人，每當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的時候，她就笑，甜甜的笑個不停。她臉上有兩個小酒窩，笑起來特別好看，年紀又小，總是大叔、大嬸的叫著，大家也不會跟她計較。

此刻，她就是這樣下意識的笑著，只是習慣而已。

霍沉卻很不適應，從沒有一個姑娘這樣對著他笑過，笑得他心慌意亂，無所適從。

田桃意外的發現大鐵匠好像有點臉紅了，是因為自己那一句「大叔」讓人家不好意思了吧？為了打破這樣的尷尬氣氛，她只好再次說道：「嗯……我、我要打一把彎鏟。」

霍沉的心仍舊飄在雲端上還沒落下來，不過他聽清了她說的話。

常用的鏟刀分成兩種，大彎鏟個頭大，用來割麥子、穀子的速度比較快，但是容易劃傷腿，一般是伺候田地的老把式用的；年輕人和婦女們都是用直鏟，割得慢，但安全些。

「是妳要用的嗎？妳不怕彎鏟劃了腿？」他實在想不出這樣一個嬌嬌嫩嫩的小姑娘揮舞著大彎鏟的場景。

「不是，是我爹要用的，需要多少錢啊？我什麼時候可以來拿？」

「哦，這樣啊……普通鏟刀三十文，加鋼刃的五十文，鋪子裡就有現成的。」

田桃摸摸癢癢的錢袋，垂眸說道：「我爹說要普通的就行，我下午再來拿吧！等我把這些餛子賣出去就有錢了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霍沉目送著她窈窕的身影出去，心裡很失落。

原來人家只是來打鐵的，並不是要來和他相看的。

田桃出了門，就看到對面的陳家肉鋪開始賣肉了，掌櫃的人稱大肉陳，是個滿臉橫肉、油油膩膩的中年漢子。不過他還滿疼媳婦的，總給媳婦買田桃的餛子吃。

「大叔，要不要給大嬸買個餛子？還有糖棗、蜜三角、貓耳朵。」田桃笑吟吟地走了過去。

透過窗戶往外瞧的霍沉滿臉黑線，看看油膩大肉陳的絡腮鬍子，又摸摸自己刮得乾乾淨淨的下巴，心裡很不服氣的想著：我怎麼就和他一樣是大叔了？

趕集的人越來越多，霍沉一邊打鐵一邊賣貨，忙得不亦樂乎，不知不覺就把那個管他叫大叔的小姑娘拋到了腦後，時間也來到了中午。

霍沉家裡沒人做飯，平時吃的最多的就是謝記的包子，雖說他家的包子皮厚餡少不怎麼好吃，但是總比吃乾饅頭強。不過今天店裡的客人絡繹不絕，他沒有時間鎖上門出去買包子，就把家裡剩的兩個大饅頭拿過來，在八卦爐裡烤了烤，裹著炸醬吃了，接著幹活兒。

集市一般都是半日，到午後也就散了，街上走動的人群越來越少，人們在集市上買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便會回家。

田桃的籃子裡只剩了一個糖棗。每賣一筆，她都細心的記著，一共賣了五十文錢。腰上拴的錢袋子沉甸甸的，腳步卻特別輕快。

七月分天熱的時候，她不敢出來賣貨，因為甜食都是裹著糖的，容易化成黏糊糊的糖水，而且當天賣不掉的，放到第二天就餿了。本來就是小本生意，賺不了幾個錢，她不敢冒那麼大的風險。

今天是她入秋以來頭一次出來賣貨，沒想到如此順利。

田桃還沒吃午飯呢！籃子裡的小吃她捨不得吃，畢竟那是要賣錢養家餬口的，餓一會兒不算什麼，反正自己家離鎮上不遠，走上兩刻鐘，到家再吃午飯就行。

路邊兩個小乞丐見她過來，跑了上去，把她圍在中間。

「姊姊，姊姊，我們看你賣了一上午的饊子糖棗了，賺了不少錢吧？能不能賞我們一個吃？」

個頭小的這個乞丐，身高只到田桃的腰，個頭大一點兒的也才到她肩膀，兩個小傢伙面黃肌瘦，光著上身，穿著沒了褲腳的褲子，身子瘦得一根根肋骨都突了出來，跟搓衣板似的。

而且個子高點兒的那個孩子眉梢處有一顆黑痣，若是女孩兒，便會被稱作為美人痣，可他是個又黑又瘦的半大小子，她就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顆痣了。

田桃有些好奇的問道：「我在街上賣饊子賣兩年了，也沒見過有乞丐呀，你們從哪裡來的啊？」

「姊姊，我們是外鄉人，不過離這裡並不算太遠，咱們本來也是好人家的孩子，

是打算來這裡投親的，誰知親戚家已經搬走了，我們倆實在是沒法子這才出來討飯。」

田桃腳步未停，那兩個孩子便一左一右夾著她，跟著一起往前走。

田桃猶豫了一會兒，掀開乾淨的軟布，把籃子裡最後一顆甜棗拿了出來，遞給個頭小的那個孩子，「姊姊家也不富裕，一會兒還要去鐵匠鋪裡買鐮刀呢，沒辦法給你們錢花，這顆糖棗就給你們吃吧！」

村裡人大多心地善良，但是積德行善也要看自家的情況，不可能在自家都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，還去給別人太多的照顧。這顆糖棗田桃自己都捨不得吃，原是想著若賣不掉就拿回去給二妹吃，現在把它給了小乞丐，她覺得已經很對得住小傢伙了。

小弟弟十分懂事，舉著糖棗往哥哥身邊擠，「哥哥，你吃吧。」

「我不吃，你吃吧！你小。」

「哥哥，你吃吧！你每次都讓著我，難得有一個這麼好吃的糖棗，你快吃吧！」

小兄弟倆十分謙讓，讓田桃很感動，自己家姊弟妹四人，她也是總把好吃的讓給弟弟妹妹吃，看著兩個小傢伙兒這麼懂事，讓她想到了自家的妹妹、弟弟。

「來，姊姊幫你們掰開，一人吃半個吧！」

糖棗其實是用麵粉做的，只不過是做成了棗的形狀，在油裡炸一下，外面一層裹上糖，吃進嘴裡甜甜軟軟的，是老人孩子都愛的小吃食。

田桃把糖棗掰成兩半，分別交到兩個孩子手上，跟他們道別，「前面就是鐵匠鋪了，我要去買鐮刀，你們走吧。」

「姊姊，妳真好，謝謝妳。」個子高一點兒的小哥哥朝田桃擺擺手，眼裡湧上了一層水霧。

田桃覺得只是一顆糖棗罷了，不值得孩子感動成這樣，就無所謂的笑笑，快步進了鐵匠鋪。

「大……」她習慣性的又想叫大叔，忽然想起這個大鐵匠還挺年輕的，可若是叫大哥，又覺得有些不太合適，畢竟自己年歲還小，一般她只叫那些沒有成親的少年郎大哥，思緒轉了轉，她想到了一個最合宜的稱呼，「大鐵匠，我來買鐮刀了。」

霍沉轉頭一瞧是她，趕緊放下手裡的鐵錘，抹一把額頭的汗珠，大步走了過來，「要彎鐮是吧？這裡有三把，妳挑一把吧！」

田桃看看整齊擺放的三把彎鐮，幾乎一模一樣，心裡暗暗讚歎，難怪人們都說霍鐵匠手藝好。

「看起來都差不多……就要邊上的這一把吧！」田桃嬌憨一笑，放下籃子，伸手到腰間去摸錢袋。「我的錢袋呢？」她一下子怔住了，低頭瞧瞧空蕩蕩的腰間，扭頭瞧瞧身後，又慌亂地伸手在後腰上摸了摸，竟然真的沒有錢袋。

轉眼之間，原本笑吟吟的小姑娘，嗓音不由自主也帶了哭腔，「大叔，你幫我看看，我身上有沒有錢袋？」

情急之下，她又叫起了大叔，抬起雙臂，在霍沉面前轉了一圈兒，然後，雙眸緊張地盯著他。

霍沉能明白她的心情，這個小姑娘八成是把錢袋弄丟了，看她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，他有些不忍心告訴她答案。

「你快說呀，到底有沒有？」田桃急得直跺腳。

霍沉不得不誠實地搖了搖頭，就見小姑娘失魂落魄的倒退了兩步，從水靈靈的大眼睛掉下兩串淚珠。

「剛才還有的，我走一段路就摸一回來著……我知道了，是那兩個小乞丐！是他們偷了我的錢袋，這兩個壞傢伙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田桃拔腿飛快的衝了出去，一邊跑一邊抓了路人就問有沒有看見那兩個小乞丐。

霍沉本想勸她別找了，既然被偷了，人家肯定早就跑掉了，不會讓她追上的，可是小姑娘跑得飛快，他沒能攔住。

顧客走了，霍沉繼續打鐵，心裡卻再也安穩不了，不知這個傻乎乎的小丫頭，會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想不開，做出什麼傻事來？

應該不會吧？她那一籃子鹹子、糖棗估計也賣不了幾個錢……

大鐵匠一邊安慰自己，一邊卻忍不住探頭往外瞧。過了許久，終於見到那個丟了魂似的小姑娘慢吞吞的走了回來。

霍沉放下手裡的鐵錘，主動迎了上去，「妳的錢袋找到了嗎？」

田桃死死咬著唇，不想在外人面前痛哭，被看笑話，可是聽他這麼一問，卻忍不住哭了起來，「我以後再也不可憐那些小乞丐了，好心沒好報，我白送他們一顆糖棗吃，他們竟偷我錢袋，太可恨了！」

她哭著拿起籃子，一邊抹淚，一邊說道：「今天我先不買鐮刀了，改天有了錢再買吧。」

田桃極力克制自己不要哭得太激動，卻控制不住說話時鼻子一抽一抽的，肩膀也跟著微微顫抖，一張梨花帶雨的小臉兒格外招人疼。

霍沉撓撓頭，他向來嘴笨，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人，更何況是要安慰一個不太熟悉的小姑娘。他看了一眼案檯上的鐮刀，朗聲說道：「妳是住在哪個村的？妳要是急用，鐮刀就拿去吧！等以後有了錢再給我，咱們鄉里鄉親的，我信得過妳。」

田桃已然走到門口的腳步倏地一頓，轉了回來，「真的嗎？」

霍沉無比堅定的點了點頭，「當然是真的，我怎麼能騙妳一個小姑娘呢？妳就拿回去用吧！」

他拿起打得最好的一把鐮刀遞給田桃。

其實她家裡並非要鐮刀急用，不過最近她娘親的身子骨不太好，為了做這些小吃食，天沒亮就起來開始忙活，要是讓她娘知道賣了東西的五十文錢被扒走了，她娘肯定心疼得睡不著覺。而且奶奶最近住在自己家裡，要是知道她丟了這麼多錢，還不知會怎麼罵她呢！

田桃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接過了鐮刀，神色認真的向霍沉鞠了個躬，「謝謝你，我是田家營的，叫田桃，我每天都在鎮上賣饊子糖棗，已經賣了兩年，明天後天我都來，我肯定會還你錢的。」

見小姑娘不哭了，霍沉的心情也輕鬆了不少，他憨厚的笑道：「不用謝，妳快回家去吧！要不然妳爹娘該著急了。」

田桃用力點了點頭，綻開一抹甜甜的微笑，又朝他鞠了個躬，這才歡歡喜喜地拿著大彎鐮出了門。

走了幾步，她突然意識到就這樣回家似乎不太妥當，早晨娘親做好的小吃是一個一個數過的，應該能賣五十文錢，有時候遇到大主顧買得多，她會贈送一、兩個，但總數上最多相差兩、三文錢，不可能買一把鐮刀就把所有錢都給花光了。

於是走到蔡家醬油鋪門前時，田桃停住了腳步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鼓起勇氣，走了進去，問道：「阿婆，我能跟您借二十文錢嗎？以後每天還您五文行嗎？」

蔡阿婆正在收拾盛錢的匣子，聽到田桃突然這麼問，又看她臉上有著淚痕，便關心的問道：「桃子，妳怎麼了？是不是哭了？」

「嗯，我把錢袋丟了，但我不想讓家裡人知道，我今天先跟借您二十文錢，以後每天賣了東西就還五文錢，這樣我娘就不會發現了。」田桃垂著頭，小聲說道。

蔡阿婆知道她是個乖孩子，尤其小姑娘現在一臉委屈，讓她看了心中著實不忍，只不過她實在無能為力，她將匣子給她看，「妳瞧，我這兒也只剩三個銅板了，妳若是早來一會兒，還有得商量，偏偏剛剛我侄子把錢都給借走了。」

「哦。」田桃失望的歎了口氣，道了聲謝後，耷拉著腦袋往外走。



「哎，桃子，妳先別傷心，我帶妳去別人家裡借，那人家裡有錢，又是光棍漢一個，借妳二十文錢只是小事一樁。」

## 第二章 鐵匠大哥是好人

蔡阿婆拉著田桃的手腕，徑直進了旁邊的鐵匠鋪。

「大沉哪，我來給你介紹一下，這是田家營的田桃，咱們都管她叫桃子，她經常來鎮上賣饊子糖棗，她丟了錢袋，想跟我借二十文錢，剛巧我這兒也沒錢了，不如你借她一點兒吧？我敢做保，桃子人品沒問題，肯定會還你的。」

蔡阿婆竹筒倒豆一般，巴拉巴拉的一口氣把話說完，根本沒注意到田桃一直在扯著她的袖子，想讓她別再說了。

「阿婆，阿婆，我已經欠人家一把鐮刀錢了，怎麼好意思再跟人家借錢呢？」

霍沉一見到兩人進門，就馬上迎了上來，這會兒聽明白來龍去脈，便十分豪爽的拿出錢匣子，大方的在田桃面前一放，「喏，今天賣的錢都在這兒，妳要多少自己數吧！」

「這……我已經欠你三十文錢了，怎麼好意思再跟你借二十文錢？而且這些錢我一、兩天又還不上……」她不是個貪得無厭的人，素不相識的大鐵匠能幫自己這麼大的忙，她已經非常感激了，實在不好意思再跟人家借錢。

「沒事兒，不就二十文錢嗎？小事一樁，我來給妳數。」雷沉伸手往錢匣子裡抓了一把銅板放在案檯上，耐心的一個一個數出二十個堆到田桃面前，又把剩下的幾十個銅板扔回匣子裡。

蔡阿婆對著田桃笑道：「妳瞧，我就說了吧！對於大沉來說，這二十文銅板就是小事一樁。大沉手藝好，人又仗義熱心腸，以後妳有什麼困難只管找他。對了，他叫霍沉，妳叫他霍大哥就行了。」

雷沉不禁誇，嘿嘿笑著撓了撓頭，雙眸晶亮，璀璨得像黑寶石，看向田桃的眼神竟然帶了幾分羞澀。

蔡阿婆腦中忽然靈光一閃，她上午才說要給大沉介紹個好姑娘，眼下這不就有一個嗎？桃子模樣俊，嘴也甜，人又勤快，絕對是個好媳婦。

想到這兒，她笑咪咪的問道：「桃子，妳今年多大了？」

「謝謝霍大哥。」田桃正小心翼翼的收起二十個銅板放進籃子裡，向霍沉道謝，沒想到蔡阿婆忽然這麼問，她雖然不明白蔡阿婆的用意，但也並未多想，順口答道：「十四歲了。」

「才十四呀……」蔡阿婆有點失望，要是有個十六、七歲就好了，哪怕十五歲

及筭了也行啊！大沉都二十三了，沒法再等上兩年的。

霍沉臉上也閃過一絲失望，田桃的年紀的確太小了，跟自己差了九歲，如果她在家裡是老大的話，她爹可能也就三十出頭，難怪她一開始會管他叫大叔。

他的神情變得有些鬱悶，垂著頭不再說話。

田桃不明白自己十四歲有什麼不對，只覺得他可能是有些後悔借她錢了，便趕忙保證，「霍大哥你放心，我肯定每天都會還你五文錢的，一共五十文，十天就還完了。」

霍沉這才明白自己的表情讓人家誤會了，再加上她這一聲甜甜的「霍大哥」叫走了他心裡的陰霾，他又抬起頭來憨憨一笑。

「沒事兒，妳不用急著還，反正我也沒急用。我們家就我一個人，吃飽了，全家不餓，也用不著什麼錢。」說完，他又有些懊惱自己嘴快，幹麼跟人家小姑娘強調自己家裡就一個人，好像暴露了自己有其他心思似的。

田桃並沒多想，又連聲道了謝，這才跟蔡阿婆一起離開鐵匠鋪。

心裡的大石頭消失得無影無蹤，田桃腳步輕快的往家裡方向走，走到一半才發覺肚子好餓。

剛才她瘋跑著到處找小乞丐，費了不少體力，然後心情鬱悶的只想著被偷走的那五十文錢，也忘了餓著肚子這事兒。

她轉頭瞟一眼有些西斜的紅日，估摸著離正午時分應該過了一個時辰。

田桃餓得有點頭暈，兩條腿也止不住的打顫，她掀起蓋在籃子上的軟布，把底下鋪著墊底兒的那塊細布小心翼翼的捧出來，伸出粉紅色的舌尖兒，把上面剩的糖渣一點兒一點兒的舔乾淨，又走到小河邊洗淨小手，掬起兩捧清水喝了下去。

當她站起身時，覺得雙腿似乎有點勁兒了，不再像剛才那麼抖。她望了一眼駝梁山山腳下的小村子，安慰自己，很快就能吃上午飯了。

不知是那點糖渣起了作用，還是因為離家近了，她這會兒走路沒有再出虛汗，很快就到了家門口。

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調整好自己的表情，默默的在心裡給自己打氣，這才推開那一扇破舊的木門。

奶奶丁氏抱著兩歲的弟弟田松坐在臺階上曬太陽，兩個人都被曬得昏昏欲睡。

母親葉氏正在剝餵雞的野菜，見女兒進門，放下崩了口的破舊菜刀，迎上前來，「賣得怎麼樣？還順利吧？」

田桃微微一笑，點頭道：「挺順利的，一到鎮上就開了張，以前蔡阿婆都買兩

文錢的，這次買了四文錢。其他趕集的人買的也不少，我把一籃子都賣了，一共賣了五十文錢。買鏟刀花了三十文錢，還剩下二十文錢呢！娘，早晨您起那麼早做饊子糖棗，怎麼不睡個午覺呢？」

聽到小吃賣得好，葉氏十分歡喜，蒼白的臉上添了幾分神采，卻沒有理會她所說的睡午覺的話，接過彎鏟掛到牆上。

田柳和田櫻正坐在陰涼處的小板凳上剝著綠豆莢，見她回來，十歲的田櫻笑嘻嘻的跑了過來，她搶過姊姊手裡的籃子，掀開蓋布，滿眼希冀的看了進去，可是籃子裡空蕩蕩的，什麼都沒有，讓她十分失望。

「大姊，妳賣得還真是乾淨呢！竟然連一個都沒有剩，而且怎麼連糖渣都沒了？」

聞言，田桃想著本來剩下的那顆糖棗她是要留著給妹妹吃的，可她一時心軟，給了那兩個小乞丐，卻沒想到他們竟然偷了她的錢袋，看著妹妹失望的小臉兒，她也覺得挺委屈的，怕自己忍不住又哭出來，便趕忙把二十個銅板放到母親手裡，抬腿往廚房走，「我快餓死了，有什麼吃的呀？」

「鍋裡給妳溫著菜團子呢，快去吃吧！這都什麼時辰了，也真是……唉！」葉氏覺得孩子可憐，可是又沒法子，家裡條件就這樣，能有一日三餐已經不錯了。

自家的條件在村子裡本來能算得上中等，可是自從生了老四田松以後，她的身體一直就不大好，一年四季總是請醫吃藥，把幾吊錢的積蓄都花光了，正因為如此，婆婆對她更加看不順眼，嫌她拖累兒子。

葉氏手小，托著二十文錢，手心裡就滿滿當當的了，她走到丁氏面前，小聲說道：「娘，這是桃子今天買鏟刀剩下的錢，您收著吧！」

丁氏瞧見銅板，心情稍微好了一點，從鼻孔裡哼了一聲，不耐煩的說道：「算了吧！我收著又能怎樣，過兩天還不是給妳買了藥吃？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，娶了妳，真是我們田家的晦氣。」

田桃聽到兩人的說話聲，在廚房裡掀鍋蓋的手一頓，透過敞開的廚房門，看見奶奶不耐煩的神情，和娘親委曲求全彎著腰的身影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

田柳快步走了進來，啪的一下關上廚房門，氣呼呼的說道：「大姊，妳不知道，奶奶罵了娘一中午了，就嫌她在炕上躺了一會兒，娘這一天也挺辛苦的，身子骨不好，還不是累得？我可快要忍不住了，下次她再罵娘，我就罵她。」

田柳比田桃小一歲，今年十三了，個子卻比田桃還要高一點，只不過身板太瘦，瞧著乾巴巴的。她從小就比田桃性子烈，用丁氏的話說，跟頭小馬駒似的。

田桃拿了一個菜團子出來，高粱麵的，薺菜做的餡兒。她咬了兩口，飛快的嚼了嚼就嚥了下去，再舀起一調羹的稀粥喝了，這才坐在板凳上，一邊吃一邊跟田柳說話，「柳子，妳不能這樣，再怎麼說，她也是咱們的奶奶。今天饊子賣得挺好的，明天不讓娘做了，我來做，多做些。其實說來說去，還不都是因為錢嗎？只要能多賺些錢，奶奶就不會這樣欺負娘了。」

田柳也知道不該罵奶奶，可是奶奶實在太欺負人了，爹又是個性子軟的，護不住娘，每次聽到奶奶罵娘，她就特別生氣，恨不得衝上去跟奶奶打一架。

「柳子呢？這才剛剝了幾個豆，就跑一邊兒偷懶去了？」丁氏在外面叫嚷道。

田柳雙手抱胸，沒好氣的撇了撇嘴，「聽見沒？在她眼裡，咱們三個丫頭就是賠錢貨。弟弟長大了，她肯定不這麼罵他，還指著孫子給她養老送終呢！」

田桃餓極了，吃得有點兒快，被噎了一口，猛烈的咳嗽了一陣。

田柳走到鍋邊，幫她盛了一碗稀粥出來，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，這才朝著門外喊了一嗓子，「來啦！我就進來喝口水。」

田桃食量小，也捨不得多吃，一個菜團子、一碗粥就飽了。

她走出廚房後，徑直來到雞窩前，「娘，我來剝菜餵雞，您歇一會兒吧。」

「不用，娘不累。桃子，妳快去歇會兒才是，一上午就賣完一籃子貨，肯定沒少走路。」葉氏心疼閨女，如果家裡有錢，她也想讓孩子像嬌小姐似的在家養著，可是沒法子，家裡窮，只能讓孩子拋頭露面，去做小買賣。

坐在臺階上的丁氏瞧見大孫女鼓起的胸脯，忽然想起什麼，歡喜地說道：「前些天馮婆子跟我說過，她侄子馮滿好吃，想娶個會做飯的媳婦兒，咱們家桃子手巧，剛好可以攀上這個高枝兒，改天呢，我讓馮婆子當媒人去給說說，要是人家同意，就趕緊嫁了吧！」

田桃一聽臉就白了，一向好脾氣的她，急切地回道：「不，我不嫁人，我在家過得好好的，幹麼要嫁人呢？而且那馮滿又蠢又笨，懶得像頭豬一樣，我才不嫁他呢！」

丁氏沒想到一向老實聽話的大孫女居然敢跟自己頂嘴，她挑起半截斷眉，豎著眼睛罵道：「馮家有十幾畝地，日子好過得很，人家馮滿根本就不用幹活，把地賃給別人種，收租子就成。這麼好的人家，打著燈籠都難找，妳犯什麼渾？還不肯嫁，妳嫁過去吃好喝好，家裡也能夠省一份口糧，有什麼不好的？」

葉氏趕忙拉著田桃往屋裡走，一邊陪著笑臉兒對婆婆說道：「娘，您別生氣，我勸勸她就好了。」

田桃噘著嘴，跟著母親進了屋，把門一關，眼裡就含了委屈的淚水，「娘，我不想這麼早嫁人，咱們村的閨女大都十六歲才嫁人的，我才十四歲，還沒及笄呢！而且馮滿那麼討人厭，我真的不想嫁給他。」

葉氏做了一個噤聲的動作，朝她擺擺手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娘知道，但是妳奶奶的脾氣妳也知道，跟她是爭不出個長短來的。今天是七月二十九，這個月是小月，沒三十，明天她就要去妳三叔家住了，過兩個月再輪到咱們家的時候，她興許就把這事兒給忘了，妳沒必要在這最後一天跟她吵架。」

田桃的爹田滿倉是三兄弟中的老二，自從爺爺過世之後，丁氏就在三個兒子家輪流住，每家住一個月。

田桃垂著眼眸想了想，母親說的在理。奶奶的性子就是個不講理的，哪怕她明知自己錯了，也絕不會認錯，更何況在這件事兒上頭，她認為自己對得很。

葉氏見女兒聽進去了，便拍了拍她的手，又出去忙活了。

田桃沒再出去，免得一個不小心又跟奶奶鬧上，她到了自己的屋裡頭，翻出兩塊碎布，想做一個新錢袋。

用過晚膳，洗漱一番後，便到了睡覺的時候。

田桃家有正房三間，田滿倉、葉氏和田松睡東屋，她們姊妹三人睡西屋。奶奶過來住的時候，就是跟三個小丫頭擠在一張大炕上。

田柳和田櫻都不樂意守著奶奶睡，一直是奶奶睡炕頭，好脾氣的桃子挨著奶奶，然後是兩個妹妹。

今天鋪被窩的時候，田桃有點猶豫，她不想挨著奶奶睡，想把田櫻的被窩鋪在這邊。可是如果真的這樣做就太明顯了，奶奶肯定又要破口大罵。

田桃想想，還是決定忍一晚上，明天奶奶就走了。她便咬著牙，按照原來的順序鋪好了被窩，並且早早的洗了腳，鑽進被窩裡裝睡。

丁氏年紀大了，躺下以後不容易睡著，便又提起自己心裡惦記的事，「桃子，人家馮滿那孩子挺好的，白白胖胖的，一看就是個有福的相。」

田桃緊緊的閉著眼，一動都不敢動。

田柳在一旁不耐煩地瞥了奶奶一眼，儘量控制著脾氣，小聲說道：「奶奶，我姊今天趕集賣貨，已經累壞了，她都睡著了，您幹麼還要吵醒她？」

丁氏狠狠地瞪了田柳一眼，轉過身去，頭朝裡閉上眼睛，她還是睡不著，仍在暗暗盤算著田桃的親事。

第二天天還沒亮，田桃就輕手輕腳地起了身，到廚房裡點上煤油燈，開始和麵，要動手做饊子糖棗。

賣了兩年貨，其實她早就跟母親學會了做法，只不過她終究貪睡，有時不願意起那麼早做這些小吃食，畢竟她還要去鎮裡走上大半天，才能把貨賣掉，若是再搭上半宿的功夫去做，的確挺累人的。

以前一直是葉氏起早做好，她拿出去賣，中午吃完飯，葉氏睡個午覺，便把早晨缺的覺補了回來。娘兒倆這樣搭配著，都不算太累，還能撐得住。

可是現在她不敢再讓娘親做了，娘親做出來的東西都有數，她便不能每天偷偷的還大鐵匠五文錢。

可是葉氏心疼女兒，一聽到動靜就起來了，無論田桃怎麼勸，都不肯回去接著睡覺，田桃怕被她娘察覺出什麼不對勁，只好和姑娘分工合作。

最難掌握火候的是饊子，油太熱了，顏色深不好看；油不夠熱，一根一根的麵絲黏在一起，不夠脆香，不好吃。

所以兩個人分配好了工作，由葉氏做饊子和貓耳朵，田桃做蜜三角和糖棗。

吃過早飯，田桃便興沖沖地出了門。

母親為了急著給奶奶做早飯，並沒有數她籃子裡的小吃食有多少個，所以她今天可以穩穩當當的還大鐵匠五文錢了。

她這廂心心念念的惦記著還錢的事，霍沉卻早就把這一樁小事拋在了腦後。

昨日集上接了不少活兒，八月初一、初二這兩天，他得抓緊趕製，因為下一次集市是八月初三，人家會過來拿的。

今日天氣比昨天熱，霍沉出了一身汗，臨近中午的時候，到後宅裡沖了個澡，換上一身乾淨衣裳，就去謝記包子鋪買回來十個大包子。

田桃喜孜孜地走進鐵匠鋪子的時候，霍沉剛把五個包子吃完，剩下五個拿回自家廚房裡放著，打算晚上熱熱再吃。

「霍大哥，我來還你五文錢。」她白白嫩嫩的小手伸進錢袋裡，小心翼翼的拿了五個銅板出來，整整齊齊的擺放在案桌上。

霍沉大氣的一笑，「我也沒急用，這些錢就先在妳那兒放著吧！」

田桃走街串巷，也熱出了一身汗，小臉紅撲撲的，鬢角還掛著兩顆晶瑩的汗珠，

「霍大哥，今天沒有集市，可我也賣了五十文錢呢！昨天是我入秋以來趕的頭一個集市，街邊的門店我都沒問，主要是賣給那些從村裡來趕集的人。今天，我把小鎮上的幾條街轉了轉，就把一籃子都賣出去了。」

她興奮得雙眸晶亮，微微揚起小下巴，滿臉的神采似乎在說：看我厲不厲害？快誇誇我，誇誇我！

霍沉忍不住噗嗤一笑，「看不出來妳年紀小，做生意倒還挺精明的。」聞言，田桃開心的笑了起來，心裡比吃了蜜棗還甜。

### 第三章 小姑娘的心意

八月初三這天的集市上，田桃壯著膽子多做了一些，沒想到竟然全都賣完了。這下子可把小姑娘高興得走路都快要飄起來。

她想在沒人的角落裡數數銅板，但又怕被人搶了去，想來想去，還是覺得大鐵匠那兒最安全，於是她在午後散集之後，緊緊攥著沉甸甸的錢袋，快步走進了鐵匠鋪子。

「霍大哥，這會兒不忙啊？」田桃看見霍沉背對著門口站著，並沒有打鐵，屋裡也沒有其他來買鐵器的人。

聽到小姑娘甜甜的聲音，霍沉忙碌了一上午的疲累心情一下子輕鬆了不少。他正用一根長長的鐵條穿著饅頭，在八卦爐裡烤著，轉過身來微笑道：「桃子妳來啦！今天生意不錯吧？快收秋了，也快中秋節了，今天趕集的人比平常都多。」

他把烤得焦脆的饅頭從鐵條上弄下來，掰成兩半，用小調羹去舀瓷瓶裡剩下的炸醬，可是舀了半天只舀出來半調羹，只能在饅頭裡塗上薄薄的一層，他咬了一口，吃起來不鹹不淡的，沒滋味。

「霍大哥，你打一天的鐵，那麼費力氣，午飯就吃這個呀？」田桃有點兒納悶地問道。

前兩年弟弟還沒有出生的時候，家裡不缺錢，隔些日子，娘就會變著花樣給她們三個女兒做肉菜吃，所以她早早的發了身子，田柳也像棵小樹苗一樣個子直往上長，是這兩年手頭比較緊了，日子才過得清苦。

可是既然他不缺錢，何必吃得這麼簡單呢？

霍沉憨厚的笑道：「今天太忙了，沒時間去買包子，烤個饅頭湊合一下，家裡也沒人給我做飯，沒辦法。」

田桃瞧著跳躍的爐火，靈機一動。她為了多賺點錢，總是要拖到午後把籃子裡的小吃都賣光了才肯回家，又捨不得花錢買包子吃，每次到家都餓得前胸貼後背

的，有時甚至腿打顫，冒虛汗。如果她早晨從家裡帶個菜團子出來，在大鐵匠的爐火上烤一烤，那不就不用挨餓了嗎？

反正他這八卦爐裡的火焰也是整天燃著的，她借個火用，應該不要緊吧？

想到這裡，田桃鼓起勇氣，滿眼希冀的瞅著他，問道：「霍大哥，如果我從家裡帶點吃的出來，中午在你這兒烤烤，行嗎？」

「行啊！這有什麼，反正這火一整天也不滅，妳就拿過來烤吧！」兩三口，霍沉就把一個大饅頭給吃進了肚子裡，而後他打開櫃櫥，拿出兩個乾淨的大瓷碗，倒了兩碗溫水，「桃子，妳也喝點水，跑了半天口乾了吧？聽妳說話，嗓子都有點啞了。」

田桃的確口渴得很，水又不用花錢，她也就沒客氣，放下籃子，端起碗喝了起來。

霍沉喝水是豪飲，揚起脖子大口灌著，咕咚咕咚的聲音極響，喉結一鼓一鼓的，喝完之後，他豪爽的把大碗放在櫃櫥上，抬手抹了一把嘴角殘留的水漬。

他低頭一瞧，她的水還剩大半碗呢！而且小姑娘模樣長得秀氣，喝起水來也十分好看。

一張被曬得白裡透紅的小臉兒滲出細細的汗珠，兩隻白白嫩嫩的小手捧住大瓷碗，清清的水流沾濕了她的唇瓣，使得原本就粉紅嬌豔的雙唇更顯得水潤動人。

嬌俏又水潤的模樣，讓大鐵匠覺得，剛剛喝下去的這一碗水並不解渴，嗓子反倒乾得更厲害了。

田桃喝完水，輕輕的把大瓷碗放在櫃櫥上，「謝謝你，霍大哥。」

「有啥可謝的呀，妳看妳，老是謝來謝去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」霍沉撓了撓頭，轉過臉去，又倒了一碗水。

田桃沒看他喝水，而是坐到小板凳上，併攏雙腿，鋪平了裙子，把錢袋裡的銅板倒在腿上，一文一文的數了起來，數滿十個，就弄成整齊的一小摞。

霍沉又喝完了一碗水，身子倚著櫃櫥，默默地瞧著她數錢，感覺挺有趣的。

小姑娘數得又認真又投入，每當數好一小摞放在腿上的時候，嘴角便會不自覺往上一翹，歡快的瞧著那一小摞銅板一會兒，再接著數其他零散的。

「呀！我今天一共賣了七十六文錢，太棒了，好開心呀！」田桃自言自語著，把一摞一摞的銅錢放回錢袋裡，只留下疊得最整齊的那一摞握在了手心，托起來，擺在大鐵匠面前，「霍大哥，今天我賣得錢多，還你十文錢吧！這樣我就還欠你三十文錢，如果初六那個集市也這樣人多的話，我就還能再還上十文錢。這麼看來，



用不了十天，我就能把五十文錢都還清了。」

小小的十枚銅板，大鐵匠都不好意思伸手去接，只把錢匣子捧了過來，打開蓋子，示意她扔到裡邊兒。

「我最討厭數錢了，一個一個的銅板特別容易數錯。桃子，妳能幫我個忙，把匣子裡的錢數一數嗎？湊夠一吊錢，就用麻繩穿起來。」霍沉轉過身去，從八卦爐裡夾出一塊燒得通紅的鐵條放到鐵砧上，叮叮噹噹的敲打起來。

田桃瞧瞧匣子裡鋪得厚厚實實的一大堆銅板，下意識嘟起了小嘴兒，真是讓人羨慕嫉妒恨哪！居然還有不喜歡數錢的人？她最喜歡做的事兒就是數錢了，哪怕數到手抽筋也樂意。

以前家裡條件好一些的時候，她見過整吊的錢，沉甸甸的一串，只是她沒數過。這一次她可真是過足了癮，數好十個銅板就整理成一摞，十摞成一排，這樣就是一百文錢了，數好十排，湊齊了一千文錢，就可以用麻繩吊起來。

看著案檯上擺得四四方方的一堆銅板，田桃歎了口氣。人家幾天就能賣上一吊錢，可自己呢，將近一個月才賣上這麼多。

霍沉把剛剛敲好的鐮刀扔進大水桶裡淬火，就聽到她似有若無的那一聲歎息，走過去笑道：「是不是妳也數煩了？」

「沒有啊！數錢怎麼會煩呢？霍大哥，像你這樣會一門手藝真好，我要是個男人，也要去學打鐵。」田桃一邊用繩子穿著銅錢，一邊說道。

霍沉被她逗得哈哈大笑，「就妳這小身板兒，居然還想打鐵？！妳去試試，我那把大鐵錘妳能拿得動不？」

田桃穿完了繩子，俐落地繫了一個扣，再把那吊錢放回錢匣子裡，便好奇地起身走到鐵砧前。

她看著碩大的鐵錘，的確有點兒嚇人。

嬌俏的小姑娘和硬邦邦的鐵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大鐵匠瞧著十分有趣，就跟著湊了過去，「桃子，妳試試，來砸一下這塊鐵片兒，看能砸到嗎？」

田桃隨了她娘，身子骨軟，沒力氣，家裡需要搬穀子的時候，都是田柳跟爹爹一起搬，別看她比田桃小一歲，手勁兒卻比田桃大得多，那碩大的一麻袋穀子，田桃根本就抬不動。

此刻，她朝著碩大的鐵錘暗暗吸氣，心裡多少有點不服，躍躍欲試。

「我要是拿動了呢？」她眉梢一挑，亮晶晶的雙眸帶著一抹嬌俏，笑吟吟的掃向霍沉。

霍沉看得瞬間愣了神，呆呆地站在那兒，一時竟沒能回答。

田桃見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自己，雙頰瞬間飛起兩朵紅雲，也不等他回答了，轉過頭來，雙手緊緊握住了鐵錘的鐵柄，咬著牙使勁往上提。

霍沉沒想到這小丫頭看著軟綿綿的，手裡竟還是有點力氣的，幾十斤重的大鐵錘，竟然真的被她舉起了那麼一點點。

「哎呀！」田桃突然一聲驚呼，再也撐不住鐵錘，身子跟著往前一撲，手上已脫了力。

「小心。」霍沉直覺伸出手穩穩地握住鐵錘，輕輕放在鐵砧上。

田桃被嚇了一跳，囁嚅道：「剛剛也不知是怎麼了，手上突然就沒勁兒了，我……」她垂眸一看，發現自己的小手此時被包覆在他厚實又寬大的掌心裡，話語跟著戛然而止。

霍沉納悶著她怎麼話沒說完就停了，也垂頭去看，發現自己竟然握住了人家姑娘家的小手，這才後知後覺的感受到，今日鐵柄握起來的手感的確不同，軟綿綿又熱呼呼的……想到這裡，他的手心就像被爐火燙著了一般，瞬間灼熱起來，他趕忙鬆開手。

「對不起啊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」他不太會說話，除了這一句，就再也說不出別的了。

田桃小聲的回了一句什麼，他也沒聽清，隨即就見她飛快的拿起籃子，落荒而逃。

這算是把人給得罪了嗎？霍沉的心裡很是糾結，導致他下午打鐵的時候，總覺得鐵錘使用起來的感覺跟以前有些不一樣。

第二天一早，霍沉開門迎客，他拉起風箱，弄旺八卦爐裡的爐火，扔了幾塊鐵條進去，而後去後宅拿來兩個大饅頭架在火上烤。

小鎮上的人雖然都小有積蓄，但是過日子卻很節儉，但凡自己家裡能做的，很少去外頭鋪子買現成的，所以鎮上賣吃食的很少，成衣鋪子、鞋店之類的根本就沒有，因為這些東西農家人都是自己做。

鐵匠鋪子之所以生意好，是因為鐮刀、鋤頭之類的工具，農家的漢子們沒那個手藝，自己打造不出來；而田桃的小吃食能賣出去，也是因為她家手藝好，饊子酥脆，糖棗甜香，一般人是做不出來的，葉氏小時候曾在大戶人家裡幫過廚，才會做

這些複雜的點心。

大營鎮上賣早點的就只有一家賣豆腐腦的，手藝還不太好，霍沉不大愛吃，還不如烤個饅頭吃得舒服。

可是饅頭烤好之後，他從櫃檯裡拿出醬罐子才發現，昨天他已經把炸醬吃完了。

他悶悶地把罐子放回櫃檯裡，默默啃了一口乾巴巴的饅頭，心裡盤算著一會兒要去找蔡阿婆再幫自己做一罐炸醬。他不好意思天天麻煩人家給自己炒菜，一罐醬能夠吃上好幾天。

「霍大哥，你吃早飯呢！」

小姑娘甜甜的聲音傳了過來，垂頭喪氣的霍沉一下子來了精神，他一抬頭就對上她帶著溫柔淺笑的面容，一時激動，不自覺就把心裡話給說了出來，「妳沒生氣呀？我還怕妳今天不肯來了呢！」

田桃把嘴一撇，有點兒小鬱悶，這人怎麼這樣呢？昨天的尷尬事，今天不再提起，不就過去了嗎？非要提它做什麼？

小姑娘臉色一僵，大鐵匠就知道自己說錯話了，可是說出去的話如潑出去的水，再想收也收不回來了，他只得陪著笑臉兒，厚著臉皮，假裝無視眼下這尷尬的情景。

兩人就這麼僵著好一會兒，最後是田桃先開了口，「霍大哥，其實我是來給你送炸醬的，我們家這兩年日子過得緊巴，家裡也沒啥好吃的，我見你昨天炸醬吃完了，今天早晨特意打了一罐子來送給你，我是用我娘親手做的黃豆醬炒製的，比一般人家做的要好吃一些，你嘗嘗吧！還有這一小罐鹹菜，我用蔥花和花椒油拌好了，你直接吃就行。」

她從籃子裡拿出兩個小罐子擺在櫃檯上，蓋子一打開，一股誘人的香氣立即飄了出來。

霍沉一聞見味兒，便覺得口舌生津，很有食慾，「好香啊！桃子，妳手真巧，不光會做饊子糖棗，還能炒出這麼好吃的醬。」

田桃被他逗得噗嗤一笑，「你還沒吃呢，怎麼就知道好吃？」

「我光聞味道就覺得好吃呀！蔡阿婆做的醬可沒有這麼香。」他回得理直氣壯。

被誇讚了，田桃當然很開心，她笑咪咪地瞧著他，說道：「你快嘗嘗吧！吃到嘴裡才知道好不好吃，不過可不要期望過高，那樣你會失望的。」

她嘴上客氣著，其實心裡還是頗有底氣的，娘親做飯的手藝堪稱一絕，附近的十里八村，恐怕再也找不出來比她做得更好吃的人了，而她的手藝也得到她娘親的

真傳。

昨天中午看他吃炸醬時，她就有了這想法，人家肯一下子借給自己五十文錢，幫了這麼大的忙，她卻沒辦法回報，既然他愛吃炸醬，那就做一罐子來送給他好了，既能還些人情，也不費什麼功夫。

霍沉舀出一調羹，但是並沒有抹在饅頭上，而是直接送進了嘴裡。

田桃嬌俏的歪著頭，看著他的神色，由吃驚變成心花怒放，又見他舀起一調羹的鹹菜放進嘴裡，一邊嚼一邊笑。

「桃子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我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！」

田桃咯咯地笑了，「這算什麼呀？不過是炸醬和鹹菜罷了，可惜我家沒有肉，要是炸肉醬就更香了……但還是肉菜更好吃，我娘做的肉菜最好吃了，我敢打包票，咱們大營鎮上絕對沒有人比得過。」

「真的呀，那……」霍沉真想說：那我想尝尝。

可是這話他實在沒法說出口，跟人家非親非故的，人家感激自己借錢的舉動，做了一罐子醬過來已經很好了，他怎麼能跟人家要肉菜吃呢？

但是他真的很饞，發自心底的饞，看著桃子就想吃。

田桃看著霍沉吃鹹菜吃得飛快，不得不提醒道：「霍大哥，那鹹菜挺鹹的，你別一下吃太多，免得等會兒嗓子難受。你慢慢吃吧！我要去賣貨了。」

霍沉嚼著鹹菜，點了點頭，把手裡的饅頭舉到嘴邊，一口就咬下了小半個。

她又笑看了他一眼，這才轉身離開。

「饊子、糖棗、蜜三角、貓耳朵，又酥又脆，香香甜甜的，快來瞧瞧啊！」

聽著小姑娘清脆的叫賣聲從敞開的門窗飄了進來，霍沉吃得更帶勁了。兩個饅頭下肚，那一小罐鹹菜只剩下底兒了，霍沉有點懊惱，暗罵自己沒出息，如果一次都吃完了，下回就只能眼巴巴的想念這味道，看來這罐子底的一點兒鹹菜一定要留著，每次吃飯的時候拿出來吃兩口，解解饞。

#### 第四章 借火烤團子

臨近晌午，霍沉鎖了門，到謝記包子鋪買回來十個大肉包子。

他咬了兩口，覺得沒滋沒味兒，就把炸醬罐子拿出來，小心翼翼地舀了半調羹，抹在包子上，再吃一口，這才覺得包子好吃多了。

他剛吃完兩個包子，就見田桃挎著籃子走了進來。

「霍大哥，我來借你的火烤個菜團子。」她剛說完，就瞧見他左手拿著一個包子，右手正用調羹舀出炸醬抹在上頭，便納悶的問道：「這包子不鹹嗎？你竟然就

著炸醬吃？」

霍沉嘿嘿一笑，「不是不鹹，是不好吃，不信妳尝尝，比妳做的炸醬差遠了。」

幸虧田桃知道他是個實在人，要不然肯定會以為他在炫耀。這世上，居然會有人覺得肉包子不如炸醬好吃？

不過再怎麼說，人家也是在誇讚她娘親的手藝，所以她也沒有跟他爭辯，只是淺淺的一笑，把籃子放在案上，從裡面拿出一個高粱麵的菜團子，走過去拿他烤饅頭用的那一根鐵條。

「我來幫妳烤吧！妳不熟悉這火，別烤糊了。」霍沉把包子放回盤子裡，走過來接過她手裡的鐵條。

「我天天在家燒火，還能把團子烤糊嗎？霍大哥你快吃吧！肉包子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田桃本來沒想放手，可是架不住他力氣大，一把就搶了過去。

她來人家這裡熱飯，可不想給人家添麻煩，既然他非要幫忙烤菜團子，她只好想辦法幫他幹點活。

她是個勤快又愛乾淨的姑娘，瞧見櫃檯上落了一層鐵屑，黑乎乎的，就拿起上面的抹布，在水盆裡洗了洗，十分認真的擦拭櫃檯檯面。

擦到放盤子的地方，她不得不端起來，這樣肉包子就貼近了鼻尖兒。

肉香味兒真好聞啊！

除了大年三十晚上吃過一頓肉菜，這半年多來她再也沒有吃過肉了。雖然她很想吃肉，不過她還是有骨氣的，並未多看那一盤包子，只飛快的把檯面擦乾淨，同時洗淨了抹布。

霍沉這時也烤好了菜團子，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桃子，妳這菜團子一定很好吃，聞著可香了。」

他從她的籃子裡拿起一張草紙，墊在菜團子下，將菜團子從鐵棍上擱了下來，而後又滿懷期待地望了一眼她的籃子，暗暗猜測她究竟帶了幾個菜團子。

田桃被他的話給逗樂了，雙手捧住草紙接了過來，「一個普通的菜團子，素得連油都沒多少，哪有什麼香味兒啊！」

的確，菜團子並沒散發出什麼香氣，只不過在霍沉的心裡已經認定，只要是她家的吃食，肯定都是美味的。

瞧著他一臉嚮往的模樣，她把一個圓滾滾的菜團子掰成了兩半，將其中一半遞給他，「高粱麵，蘿蔔縷子餡兒的，又摻了些碎豆糝、粉條，你吃吧！」

「這……這怎麼好意思呢？妳就才一個，自己都吃不飽，我哪能……」霍沉說了一半，忽然靈機一動，「這樣吧！我跟你換，我這兒有包子，雖然不太好吃，但是也能吃飽，妳快吃一個。」

他接過菜團子放在盤子裡，十分熱情地挑了一個最大個兒的包子往她手裡塞。

田桃連忙推辭道：「我飯量小，吃不了多少，你快吃吧！」

「妳要是不吃我的包子，我怎麼好意思吃妳的菜團子呢？」霍沉是個實誠人，欺負小姑娘的事兒他可做不出來。

聞言，她只得接過包子，卻還是不好意思吃，她吃完了自己的半個菜團子，有點兒糾結的盯著包子看，小舌不自覺溜出來舔了舔唇邊。

「妳快吃包子啊！妳家的菜團子真好吃，比謝記的包子強多了。」霍沉兩三口就把半個菜團子吃進嘴裡，而後又拿起一個大肉包子，一口就咬了小半個。

肉香味兒飄散開來，田桃再也沉不住氣了，捧著手裡的包子吃了起來。

這頓飯她吃得特別飽，也特別滿足。

吃完之後，霍沉還倒了兩碗水讓她喝。

吃飽喝足，田桃又有力氣了，向霍沉告別後，她拎著籃子到另外兩條街上去叫賣，直到把籃子裡的小吃食都賣光，才往家裡走。

一進家門，田桃就見田柳和田櫻正在幫爹把小推車上的紅薯搬到廂房裡。

葉氏通過敞開的廚房門看到了大女兒的身影，快步迎了出來，「桃子，今天怎麼回來得這麼晚？餓壞了吧？快進來，鍋裡的紅薯熟了，妳挑兩塊兒趁熱吃。」

「娘，我不餓，妳忘了早晨我帶走了一個菜團子嗎？不過……紅薯的味道好香啊，那就來一塊嘗嘗吧！」

田桃把空籃子放在一邊，掀開鍋蓋，拿了一塊靠近鍋邊的紅薯。

輕輕掰開，香甜的熱氣撲面而來，濃濃的蜜汁淌了出來。真燙，不過好甜啊！尤其是靠近皮的地方，貼在鍋邊兒上烤得有點焦，卻沒糊，最是香甜。

忽地，田桃的腦海中浮現了霍沉嘴饞的模樣，就像他在身邊看著她吃一樣，她不由得笑了，她吹了吹燙手的紅薯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，一邊想著，明天給他也帶兩塊兒吧！他那麼辛苦，卻吃不上什麼好東西，也挺可憐的。

第二天，霍沉拿到了兩塊熟紅薯和兩塊生的，熟的在火上熱熱就能吃了，生的放在八卦爐口的地方，烤上半天，肯定香甜無比。

大鐵匠簡直受寵若驚，他不過是借給田桃五十文錢，竟然能得到小姑娘每天以

美食回報，感動得他大手一揮，告訴她剩下的錢不用還了。

可是田桃不肯，賣完一天的貨，仍舊跑來還了他五文錢。

八月初六，又到了趕大集的日子，早晨起來，感覺風吹起來涼颼颼的，田桃心裡高興極了。

天氣涼爽，趕集的人就會多，這樣她就可以多賣些貨了。

上一次的集市，她賣了七十六文錢，這一次就做八十文錢的量吧！

她起床時天還沒亮，等她把小吃食全都做好，放進籃子裡，挎著沉甸甸的籃子出了門，才發現今日是陰天。

不會下雨吧？

她雙手合十，虔誠的朝著東方拜了拜，「老天爺，你千萬別下雨，不要影響我的生意好不好？太陽公公你快出來吧！咱們窮人家禁不起你這樣偷懶呀！」

「哈哈，傻桃子，妳在這兒幹什麼呢？是不是求老天爺保佑妳能嫁給我呀？」

聞聲，田桃猛的抬起頭，就見眼前站了一個人，滿臉虛胖的橫肉肥肥膩膩的，把眼睛擠得都快看不見了，且他咧嘴一笑時，還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牙齒。

竟然是馮滿！

田桃頓覺一陣噁心，直覺轉身就跑。

「哎，妳跑什麼呀，是不是心虛了？哈哈……」馮滿在後面跳著腳大笑，但是並沒有追上去。

田桃一口氣跑出去一百多步，回頭見他轉身回去了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她站在路邊手擡著腰，大口喘氣。

突然她感到有些不安，馮滿是怎麼知道這件事兒的？莫非奶奶跟馮婆子已經商量好了？

田桃心裡委屈，卻不敢放慢腳步，沉甸甸的一籃子東西等著她賣呢！得趕緊去集市才行。

「饊子、蜜三角，又甜又脆，兩文錢一個！糖棗兒，甜甜軟軟的，一文錢一個……」

小姑娘甜甜的叫賣聲又在集市上響起，正在打鐵的霍沉停住手裡的大錘，透過窗子往外頭一瞧，正好看見那抹嬌俏的身影從垂柳邊走過去。

他唇角一勾，想到她中午會來自己這裡吃午飯，心裡就甜滋滋的。

最近因為每天都能看到她，枯燥的生活似乎多了一抹靈動的色彩，周邊彷彿也瀰漫著有些甜蜜的氣息。

等田桃走遠了，霍沉又繼續敲打著農具，一邊開心的想著：能碰上桃子，真好！小姑娘長得甜，聲音也甜，烤出來的紅薯更甜。

臨近晌午，天空中突然響起一聲炸雷，隨即刮起了小旋風，正在打鐵的霍沉並未多在意，可是賣饊子的田桃卻嚇了一跳。

不會吧！是要下雨了嗎？

瞧瞧自己籃子裡還剩一半的小吃食，她有些著急了，腳步匆匆地在人群裡穿梭。

「大娘，買個饊子尝尝嗎？兩文錢一個……大叔，給家裡的孩子買些糖棗吃吧，才一文錢，買五個我送您一個。」

天氣不好，人們都急著回家，有些非買不可的東西需要趕緊去買，有些可有可無的東西，人們就自動放棄了，不會在上面浪費寶貴的時間。所以，無論桃子怎麼努力，直到大雨真落下來的時候，她的籃子裡還剩了不少。

這廂，鐵匠鋪子裡頭人擠人，霍沉已經沒時間打鐵了，他守著案檯專門收錢。臨近秋收要下雨，人們急著要收割穀子、犁地種麥子，紛紛來搶購工具。

霍沉他爹老霍鐵匠去世的這八年，霍沉去深州學藝，附近十里八村沒有鐵匠，人們要買鐵器只能去常山縣城，可是縣城畢竟路途遠，物價也貴，農家人不樂意去，就用自己的舊鐵器湊合著。

直到小霍鐵匠回來了，人們才一股腦的更換家裡的鐵器，所以，霍沉的生意是在承接這幾年積攢的需求，好得不得了。

送走了最後一個客人，霍沉瞧瞧空空如也的案檯，既疲憊又高興。

稍作休息後，他整理了一下各村訂下的農具資料，發現還挺多的，看來這兩天又得起早貪黑了。

霍沉展開雙臂伸了個懶腰，去去乏，想走到門口看看雨勢，忽然之間想起了田桃，雨下得這麼大，那個小丫頭應該在哪家鋪子裡避雨吧！估計中午不會來了。

他的心裡不免有點失望，探頭往外瞧，想看看附近有沒有那道嬌小的身影，沒想到他彎腰探頭之際，外面一個被雨淋得濕漉漉的身影正在往這裡跑，她緊緊抱著懷裡的籃子，彎著腰，用自己的身體擋住雨，為的是籃子裡的甜食不被雨淋濕。

她彎腰只看著臺階，卻沒注意到門口站了人，一頭撞在某人堅硬的腹肌上。



霍沉沒有防備，高壯的身子被她撞得一個趔趄，倒退了兩步。

田桃以為自己撞在了門框上，抬頭一瞧，竟是撞在他身上。

他的身體怎麼這麼硬啊？跟一堵牆似的。

「桃子，妳怎麼沒找個地方避雨？渾身都濕透了……」霍沉詫異地愣在那裡。

田桃無暇顧及自己淋得有多濕，她把籃子放在案檯上，趕忙掀開蓋布看看底下的小吃食，「還好還好，饊子沒有濕，糖棗也沒化，一會兒雨停了還是可以賣的。」

霍沉望一眼外面越發密密匝匝的雨簾，雨絲被蕭瑟的秋風席捲著吹進了門，身子淋濕的田桃不由得一陣哆嗦，見狀，他趕緊上前關上兩扇鐵門，輕聲道：「妳快去烤烤火吧！這樣很容易生病的，妳這小丫頭還這麼小……唉！」

他覺得她挺可憐的，花骨朵一般的小閨女就應該嬌養在家裡，以後如果自己也有個小女兒，一定不讓她這麼小就出去賣貨。

這回，田桃可沒跟他客氣，徑直走到八卦爐前，藉著爐火的熱氣烤乾衣裳。

娘的身體不好，經常請醫吃藥，家裡已經不堪重負了，如果自己再病倒，還不得把一家子愁死嗎？

「霍大哥，今天雨這麼大，你沒辦法去買包子了吧？我的籃子裡有兩個窩頭，分一個給你吃吧！」

她想他家裡的饅頭肯定是吃光了，要不然他絕對會拿出來烤的。

霍沉的確餓了，不過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她身上，暫時沒有考慮吃飯的事情。

他有些好奇的問道：「桃子，你們家還有什麼人啊？怎麼妳這麼小，就要出來受苦受累掙錢呢？」

田桃轉過身來面對著他，伸出白白淨淨的小手，把長髮攏到胸前，讓熱氣烘一烘濕透的後背，回道：「我家還有爹娘，兩個妹妹，一個弟弟。原本家裡條件還可以的，我爹種著三畝地，農閒時節就去當瓦匠，給人家幫工蓋房子。我娘曾經在大戶人家幫過廚，所以廚藝特別好，以前總是在家裡給我們姊妹仨做好吃的，隔三差五也會吃上一頓肉菜。」

「但是自從我娘生了弟弟以後，身體就弱了，總是請醫吃藥，家裡的積蓄花光了，爹要照顧娘又要照看弟弟，於是很少再去幫工，只靠三畝地也就剛夠吃飯，所以我便出來賣些貨，補貼家用。」

霍沉倒騎著椅子，趴在椅背上認真聽著，不時點點頭，看來自己差點錯怪人家爹娘，他本以為是因為她爹娘狠心，才逼她出來的呢！

田桃無所謂的笑了笑，烤乾了衣裳，抖動長髮上的水珠，開始烘頭髮。

「誰家還沒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呢？我們家這兩年清苦些，但是很快就會好起來的。我和田柳都長大了，能幫家裡幹活，弟弟也大了些，不用爹爹專門照看，讓櫻子幫忙看顧就行，家裡勞力多了，日子自然就會好過。」

大鐵匠被她逗得噗嗤一笑，小姑娘倒是挺樂觀的，而且不怕吃苦，對未來還充滿希望呢！

「桃子，妳真是個好姑娘，將來……」

他本想說將來誰娶了妳，誰有福氣，可是猛然意識到自己一個光棍漢說這樣的話，好像在調戲人家小姑娘，便立即閉了嘴。

田桃烤乾頭髮，伸手到籃子裡去拿窩頭，「只可惜今天的饊子沒賣完，剩了不少，看這兩勢，一時半會兒的停不了，也不知今天還能不能賣出去。」

瞧瞧她手裡的兩個雜麵窩頭，霍沉又探頭看向了籃子裡，「桃子，我每天聽妳叫賣，饊子酥脆，糖棗甜軟，還沒吃過呢，妳還剩多少？我都要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田桃驚喜回眸，正對上一雙墨色瞳仁，隱隱含著溫柔，令她的心卜通一跳，隨即又不好意思地紅了臉。

是不是自己急功近利得有點明顯了？

他這些天都沒買過她賣的小吃食，肯定是不愛吃甜食，愛吃鹹的。本來嘛，一般男人都不愛吃甜的，瞧他那麼喜歡吃炸醬和鹹菜就知道了。現下他說要買，肯定是為了照顧她的生意，並不是真的想吃。

「霍大哥，你不用為難，一會兒雨停了，我可以繼續去賣，這麼多你也吃不了，我就每樣送你一個嘗嘗吧！」田桃小聲地說道。

霍沉抬起厚實的大掌，啪的一聲用力一拍胸脯，「桃子，瞧不起哥是不是？別說今日買妳剩下的這點吃食，就是天天給妳包圓兒，哥也買得起。」

田桃以為是自己說錯了話，惹得他不高興了，趕忙附和道：「是！我也知道霍大哥最厲害了，那好，我給你數數……一共是三個饊子、五個蜜三角、六個糖棗，總數是二十二文錢，一般遇到大主顧的時候，我會贈送一、兩個糖棗，就算你二十文錢吧！」

「好嘞，我給妳拿錢。」霍沉歡歡喜喜的從錢匣子裡數出二十二文錢，倒像是做成生意，賺了錢的人是他，「我這麼大的人了，能要妳白饒的糖棗嗎？一文不少的給妳，不許跟我討價還價。」

田桃有些不好意思的接過銅板，心裡忍不住想著，這樣霸道的大鐵匠，的確挺讓人喜歡的。